

向  
太  
陽

胡風主編

七月詩叢3

向太陽

艾青

胡風主編：七月文叢

向太陽

★ 每冊實價二角五分 ★

著 者 艾 青

出 版 者 海燕書店

通訊處：香港擺花街三十三號

★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六月出版

向  
太  
陽

從遠古的墓窟

從黑暗的年代

從人類死亡之流的那邊

震驚沉睡的山脈

若火輪飛旋于沙丘之上

太陽向我滾來

大

顯

——引自譯作「太陽」

——  
我起來

我起來——

像一隻困倦的野獸

受過傷的野獸

從藉藉着敗葉的林藪裏

從冰冷的岩石上

掙扎了很久

才支撐着上身

睜開眼睛

向天邊尋覓……

——

我——

是一個

從遙遠的山地

從未經開墾的山地

到這幾千萬人

用他們的手勞作着

用他們的嘴呼喚着

用他們的腳走着的城市來的

旅客，

我的身上

酸痛的身上

深刻的留着

風雨的昨夜的

長途奔走的疲勞

但

我終於起來了

我打開窗

用囚犯第一次看見光明的眼  
看見了黎明

——這真實的黎明啊

(遠方

似乎傳來了羣衆的歌聲)



於是 我想到街上去

## 二 街上

早安呵

你站在十字街頭

車輛過去時

舉着白袖子的手的警察

早安呵

你來自城外的

挑着滿羅綠色的菜販

早安呵

你打掃着馬路的

穿着紅色背心的清道夫

早安呵

你提了籃子，第一個到菜場去的

棕色皮膚的年輕的主婦

我相信

昨夜

你們決不像我一樣

被不停的風雨所追踪

被無止的惡夢所糾纏

你們都比我睡得好啊！

三  
昨天

昨天

我在世界上

用可憐的期望

餵養我的日子

像那些未亡人

披着麻縷

用可憐的回憶

餵養她們的日子一樣

昨天

我把自己的國土

常做病院

——而我是患了難于醫治的病的

沒有那一天

我不是用遲滯的眼睛

看着這國土的

沒有邊際的淒慘的生命……

沒有那一天

我不是用呆鈍的耳朵

聽着這國土的

沒有止息的痛苦的呻吟……

昨天

我把自己關在  
精神的牢房里  
……

四面是灰色的高牆

沒有聲音，

我沿着高牆

走着又走着

我的靈魂

不論白日和黑夜

冰蓮的唱着  
一曲人類命運的悲歌

昨天

我曾狂奔在

陰暗而低沉的天幕下的

沒有太陽的原野

到山巔上去

伏倒在紫色的岩石上

流着溫熱的眼淚

哭泣我們的世紀

現在呀！

一切都過去了

## 四 日出

太陽出來了……

當他來時……

城市從遠方

用電力與鋼鐵召喚他

太陽

——引自著作「太陽」

從遠處的高層建築

——那些水門汀與鋼鉄所砌成的山

和那成百的煙突

成千的電線桿子

成萬的屋頂

所構成的

叢密的森林里

出來了……

在太平洋

在印度洋



在紅海

在地中海

在我最初對世界懷着熱望

而航行于無邊藍色的海水上的少年時代

我都曾看見美麗的日出

但此刻

在我所呼吸的城市

噴發着煤油的氣息

柏油的氣息

混雜的氣息的城南

輪開着金屬的胴體

礦石的胴體

電火的胴體的城市

寬闊地

承受黎明的愛撫的城市

我若見日出

比所有的日出更美麗

## 五 太陽之歌

是的

太陽比一切都美麗

比燭女

比奇露的花朵

比白雪

比藍的海水

太陽是金紅色的圓體

是發光的圓體

是在擴大着的圓體

灰鐵曼

從太陽得到啓示

用海洋一樣開闊的胸襟  
寫出海洋一樣開闊的詩篇

凡谷

從太陽得到啓示

用燃燒的筆

蘸着燃燒的顏色

畫着農夫耕犁大地

畫着向日葵

鄧肯

從太陽得到啓示

用崇高的姿態

披示給我們以自然的旋律

太陽

牠更高了

牠更亮了

牠紅得像血

太陽

牠使我想起  
法蘭西 美利堅的革命

想起 博愛 平等 自由

想起 德謨克拉西

想起 馬賽曲 國際歌

想起 華盛頓 列甯 孫逸仙

和一切把人類從苦難里拯救出來的人物的名字

是的

太陽是美的

且是永生的

六 太陽照在

初昇的太陽

照在我們的頭上

照在我們的久久地低垂着

不會抬起過的頭上

太陽照着我們的城市和村莊

照着我們的久久地住着

屈服在不正的權力下的城市和村莊

太陽照着我們的田野，河流和山巒

照着我們的從很久以來

到處都蠕動着痛苦的靈魂的

田野，河流和山巒……

今天

太陽的眩目的光芒

把我們從絕望的睡眠里刺醒了

也從那遮掩着無限痛苦的迷霧里

刺醒了我們的城市和村莊

也從那隱蔽着無邊憂鬱的烟霧里

刺醒了我們的田野，河流和山巒

我們仰起了沉重的頭顱

從濡濕的地面

一致地



向高空呼喚

「看我們

我們

笑得像太陽！」

七 在太陽下

「看我們

我們

笑得像太陽！」

那邊

一個傷兵

步撐着木製的拐杖

沿着長長的牆壁

跨着寬闊的步棧

太陽照在他的臉上

照在他純樸地笑着的臉上

他一步一步地走着

他不知道我在遠處看着他

當他的披着繡有紅十字的灰色衣服的人

高大的身體

走近我的時候

這太陽下的真實的姿態

我覺得

比拿坡崙的銅像更崇高

太陽照在

城市的上空

街上的人

這末多，這末多

他們並不會向我打招呼

但我向他們走去

我看着每一個從我身邊走過的人

對他們

我不再感到陌生

太陽照着他們的臉

照着他們的

光潔的年輕的臉

發縐的、老年的臉

紅潤的、少女的臉

善良的、老婦的臉

和那一切的

昨天還在慘愁着今天却笑着的臉

他們都匆忙地

擺動着四肢

在太陽光下

來來去去地走着

——好像他們被同一的意欲所驅使似的

他們含着微笑的臉

也好像在一致地說着

「我們愛這日子」

不是因爲我們

看不見自己的苦難

不是因爲我們

君不見飢餓與死亡

我們愛這日子。

是因為這日子給我們

帶來了燦爛的明天的

最可信的音訊。」

太陽光，

閃爍在古舊的石橋上……

幾個少女

——那些幸福的象徵啊

背着募捐袋

在石橋上

在太陽下

唱着清新的歌

「我們是天使

健康而純潔

我們的愛人

年輕而勇敢

有的騎戰馬

有的駕飛機

馳騁在曠野

「飛翔在天空……」

(歌聲中斷了，她們在向行人募捐)

現在

她們又唱了

——他們上戰場

奮勇殺敵人

我們在後方

慰勞與宣傳

一天勝利了

歡聚在一堂……」

她們的歌聲

是如此悠揚



太陽照着她們的

驕傲地突起的胸脯

和袒露着的兩臂

和發出尊嚴的光輝的前額

她們的歌

飄到橋的那邊去了……

太陽的光

汎濫在街上

溶在太陽光里的

街的那邊

一羣穿着被煤烟弄髒了的衣服的工人  
扛抬着一架機器

——金屬的棱角閃着白光  
太陽照在

他們流汗的臉上

當他們每一步前進時

他們發出緩慢而沉洪的呼聲

——杭——唷

杭——唷

我們是工人

工人最可憐

貧窮中誕生

勞動里成長

一年忙到頭

爲了吃與穿

磨破靴不飽

太薄沒穿不暖

杭一晴

自杭一晴

自從八三三

敵人來進攻

工廠被炸掉

東西被搶光

幾千萬工友

飢餓與流亡

我們在後方

要加緊勞動

爲國家生產

爲抗戰流汗

一天勝利了

生活才飽暖

杭——甯

杭——哈……」

他們帶着不止的杭哈聲

轉彎了……

太陽光

汎濫在曠場上

曠場上

成千的穿草黃色制服的士兵。

在操演

他們頭上的鋼盔

和槍上的刺刀

閃着白光

他們以嚴肅的靜默

等待着

那及時的號令

現在

他們開步了

從那整齊的步伐聲里

我聽見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我們是從田野來的

我們是從山村來的

我們生活在茅屋

我們呼吸在畜棚

我們耕犁着田地

田地是我們的生命

但今天

敵人來到我們的家鄉

我們的茅屋被燒掉

我們的牲口被吃光

我們的父母被殺死

我們的妻女被強姦

我們沒有了鐮刀與鋤頭

只有背上了子彈與槍砲

我們要用閃光的刺刀

搶回我們的田地

回到我們的家鄉

消滅我們的敵人

敵人的腳踏到那里

敵人的血流到那里……

一一二一三四



這真是何等的奇遇啊……

## 八 今天

今天

奔走在太陽的路上

我不再垂着頭

把手插在褲袋里了

嘴也不再吹那寂寞的口哨

不看天邊的流雲

不彷徨在人行道

今天

在太陽照着的人羣當中

我決不專心尋覓

那些像我自己一樣慘愁的臉孔了

今天

太陽吻着我昨夜流過淚的臉頰

吻着我被人間世的醜惡厭倦了的眼睛

吻着我爲正義喊啞了聲音的嘴唇

吻着我這未老先衰的

啊！快要向僵了的背脊

今天

我聽見

太陽對我說

「向我來

從今天

你應該快樂些呵……」

於是

被這新生的日子所盪惑

我歡喜清晨郊外的

軍號的悠遠的聲音

我歡喜擁擠在忙亂的人叢里

我歡喜從街頭敲打過去的鑼鼓的聲音

我歡喜馬戲班的演技

當我看見了那些原始的，粗暴的，健康的運動 我會深深地愛着它們

——像我深深地愛着太陽一樣

今天

我感謝太陽

太陽召起了我的童年了

九 我向太陽

我奔馳

依舊乘着熱情的輪子

太陽在我的頭上

用不能再比這更強烈的光芒

燃燒着我的肉體

由於它的熱力的鼓舞

我用嘶啞的聲音

歌唱了：

「於是，我的心胸

被火焰之手撕開

陳腐的靈魂

擱棄在河畔……」

這時候

我對我所看見 所聽見

感到「從未有過的寬懷與熱愛

我甚至想在這光明的際會中死去……」

一九三八年，四月，在武昌。

封底